

「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在過度貪婪的驅使之下，踰越了凡人能力的範圍。他懷著藐視神明以妄自尊大之心，把火從天界帶到人間，也給他自己帶來天譴，於是他被鐵鍊拴在岩石上，任一隻鷹啄食他的肝，而殘忍的諸神每夜將他的肝回復完好以保持他不死。」

——〈面對未來的陰影〉，Ivan Illich（註1）

生態保護運動思想家伊凡·伊裏契（Ivan Illich）認為「工業時代以前的道德觀普遍認為，人類行為施展的範圍是很有限的，工業技術原本是回應人類需求而生的一方有節制靈丹，不是為了方便達成人類隨意想要的目標」（註2）。人類對技術的辯證一直是現代性的核心題旨，從英國的美術工藝運動以來，新技術所帶來的工業化成果，一直就是各種陣營爭議的焦點。技術提供了人類需求的多面向福祉，卻也帶來了多樣災難，主要原因是人類已被自己創造的「體制」結構性地束縛與架空，導致技術成爲一架無人駕駛的飛機，不知所向。針對這個狀況，二十世紀下半葉，各個先進國家也陸陸續續開始回應了因技術而延伸的負面影響，譬如說如何挽救損毀的自然，特別是如讓人與其營建物與自然和平共存，舉凡生態、綠建築、永續、再利用等似乎都成爲建築人關心的議題。

洪育成是台灣少數建築師持續認真思索問題並實際提出解決方案的人。他像極了一個在混亂世界的「隱逸者」，他篤信基督教，愛好自然，流暢文字，並與一群朋友共創《真建築協會》，定期舉辦專業演講。他再忙碌，步調總可以維持優雅，唯有如此，才可以保持頭腦的清晰，在混亂的時局中下正確判斷。我們來讀一下洪育成怎麼看待事情：「居住在喧鬧紛亂的世代，人需要不時回到曠野，聆聽神的聲音，尋求那隱藏在自然中的秩序。藉由光線在晨昏四季交替的變化；聲音在空間的傳遞與迴盪；萬物的生長枯榮，體會到造物的奧妙。在這個設計（指生態農莊，筆者註）中【照片01】，我們嘗試『安靜』的來尋求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空間的塑造，不是爲了炫耀的造型與唯美的照片供雜誌刊登。建築空間應像捲軸式的中國文人山水畫——不刻意描述主題，不刻意塑造片段孤立的場景。人得順著曲折的路徑，由不同的時空去體會自然，溶入自然而體會生命。空間的佈局如同章回小說般，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緩緩展開，卻又環環相扣。人在空間中遊走穿梭；雀鳥在廊外樹梢迎風起舞，使得建築具有生命」（註3）。洪育成對這個過度喧囂的世界是帶批判性的，所以他的建築總是讓你輕鬆自在，裡面沒有英雄式的語言炫耀，新奇從來不是他追求事物的價值觀。他經常走入自然，他對大自然的尊重幾乎可以說是神聖的，不像有些人只是拿「自然」當說詞，以圖他英雄主義之實，因此他的建築就顯謙卑、融入環境。

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洪育成爲中寮龍安村設計了公共廚房【照片02】，是筆者認識他的開始。建築師也藉由這個機會提出他對台灣建築的一些看法：「我

們對災後農村住宅重建的設計與施工的原則如下：1. 安全 2. 快速 3. 便宜 4. 生態與環保 5. 舒適 6. 農村風貌 7. 可自行建造(DIY)。……我們建議在低預算的案子以熱浸鍍鋅的輕型槽鐵(Light Gauge Steel Framing)方式構造，在高預算的案子則以 2x4 的木構造方式」(註 4)。我們在這裡讀到，建築師並沒有偏見式地反對技術，反而是一種謹慎且理解式地運用，就像我們在 2004 年 Prounique 研發中心設計案中【照片 03】，看出他不僅對工業化構件情有獨鍾，也對柯比意的細胞核感興趣，只是這裡演繹的不是住宅議題。或許就是這裡開啓了日後洪育成在台灣鄉間系列的實驗性作品，從前面提及的公共廚房(1999)，之後同樣在中寮提出可以有機成長的住宅(1999)，隨後開始引起媒體廣泛注意的中寮陳宅(2001)與台大實驗林鳳凰茶園的木造小屋(2003)【照片 04】。就像筆者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洪育成從南投中寮的木構造私人住宅開始，就作了系列實驗(熟悉北美 2x4 構造工法)，在三合院式的私人宅第裡，營造出一種悠閒簡單的鄉村生活，迴廊外掛花架增添了『合院』的味道，尤其陽光灑下，變換的光影更增風采【照片 05】。在最近完成的鳳凰茶園木造小屋更是完美地運用了 2x4 工法，這幾座位於南投鹿谷、隸屬於台大實驗林鳳凰茶園的木造小屋看來雖小，但每一棟小屋都適時與環境相對話【照片 06】，並充分運用木構造與鐵件的緊湊節奏，像餐廳自由「迴避」樟樹形成立面有趣的韻律【照片 07】、新舊建築交接的鐵桿支撐與木椽屋架【照片 08】，或是同樣連接新舊建築上下的木構架廊道與舊建築前的入口廣場採光罩都散發出一種構件本身的力學美。如果來訪者順著階梯，倘佯在彰樹成群的林間緩步前行【照片 09】，不只可以浸淫於芬多精的綠林裡，還可以觀賞另八棟木構造小屋的細膩變化，這些簡單的一坡水與二坡水、長廊連接的木造小屋，平面簡潔卻不失有趣，尤其內外交融、彈性使用空間的規劃更增添了房子的魅力」。(註 5) 陳宅在形式的處理上還過份拘泥於北美 2x4 的構造工法規範，因此略為僵硬，然而建築師在同一基地後方的 SPA 空間(胎死腹中)【照片 10】，其實就已經擺脫了制式工法的限制，輕盈且比例優美地將一坡水的大玻璃面對空靈的山谷，可以想見當內部蒸汽上昇，外部雲煙繚繞所交融的美是如何。所幸這個 SPA 空間被巧妙地轉化到台大實驗林的餐廳空間而保留了部份的構想【照片 11】，不過或許是餐廳內部隔間及過多其他東西的干擾，讓原本在 SPA 空間中的空靈有點隱而不顯。

2003 年桃園龍潭的信望愛園區【照片 12】與 2005 年的三灣池上御宅【照片 13】可以看到建築師想更靈活地運用斜屋頂來型塑空間或與地景對話，就像美國建築師萊特晚年的鄉村住宅出神入化地玩弄著斜屋頂。我們在桃園龍潭的信望愛園區裡不只看到建築師試圖引用新工法解決台灣雨水與潮濕的問題「在年降雨量大於 1500mm 的地區，等壓擋雨層(Pressure Equalized Rainscreen)的運用是唯一能解決雨水由外牆入侵室內的方式。我們試圖將此先進的工法引入台灣，並用台灣市場上供應的建材來完成這個設計」(註 6)。他也開始在斜屋頂的邊緣，尤其是入口處，將屋頂打折提高，柱子也跟著傾斜，由於斜屋頂不再兼負過去排雪的功能，的確是可以合理地成為造型元素，因此隨後我們看到他在三灣池上御宅的住宅案

上，自由地隨著周圍地景、或物理氣候、或機能使用屋頂，成熟地將建築元素與自然融為一體。

記得讀過一篇洪育成寫的文章《應許之地》(The Land of Promise)，裡面描述了他成長的城市/台中未來「烏托邦」的想像：「今年暑假，住波士頓的姪兒 Vincent 終於如願以償的申請到了台中市交響樂 (T.S.O) 與東海大學音樂系合辦的音樂營 (T.S.O Music Camp)，自從日裔指揮家小澤征爾離開波士頓交響樂 (B.S.O) 轉任台中市交響樂總監後，幾年的時間內，不僅將台中市交響樂帶進了世界的舞臺，每一年夏天，他也將許多世界一流的音樂家如馬友友、PERMAN 帶來台中指導音樂營。就如同當年在波士頓交響樂的 Tanglewood 一樣，一群年輕的未來之星在大肚山森林裡的音樂營與他們景仰的大師共處一兩個月」。又「坐在東海大學牧場的草原上，吹著中台灣秋天乾爽的涼風，眺望以鬱綠的中央山脈為背景、在夕陽下閃閃發光的台中盆地，就如同黑絨布上的珍珠一般。當暮色漸漸籠罩牧場草原，小孩子們紛紛揮舞著螢光棒，像一群飛舞的螢火蟲，回到大人身邊分享飯團、點心和熱騰騰的飲料。這時遠方樂團的舞臺逐漸亮起，陣陣的弦樂及管樂調音的聲音傳入耳際，你知道今晚的盛會就要登場了」。(註 7) 在他那 6 千多字的描述中，我們讀到更多他對綠園道、河川改造、中正路改造與業區再利用的看法，我們知道這樣的城市烏托邦並不遙遠，因為洪育成從來不用激烈手段面對世界，他寧可選擇改革而不是革命。如果是在既有結構中改革，就必須在真實與耐心中尋找答案，因為不瞭解問題就沒有答案，就像全球化與地域主義之爭並沒有清楚的邊界，它們之間也是辯證性地對話存在。因此洪育成的建築空間或行文中所獨有的悠遊、詩意、不快的節奏律動就成為他對抗（或許他從不用那麼激烈的詞）喧囂世界的一帖良劑，當然所有這些只是個開始，我們可以期待更多的應許。

註釋

1. 伊凡·伊里契訪談，節自《烏托邦之後》中的〈面對未來的陰影〉，主編 Nathan P. Gardels，立緒出版社，1997
2. 同註 1
3. 洪育成，〈來自曠野的聲音——談山林裡的木構造建築〉，《傢飾》，
4. 洪育成，《邁向新紀元——未來生活的空間型態》展覽文案，台中新光三越十樓文化館，03/18-04/09/2006
5. 徐明松，〈鹿谷的林中小屋〉，《台灣日報》，04/08/2005
6. 同註 4
7. 洪育成，〈應許之地〉，《台灣日報》，